讀書雜志

管子弟五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霸形

當言

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尹注曰、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念孫案尹未解當言二字之義、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臯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

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竝聲近而義同

書而不賦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劉曰書乃廛字誤注非

覇言

伐不謂貪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尹注曰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念孫案如尹注則伐字當爲我字之譌我不謂貪我不爲貪也古者謂與爲同義說見釋詞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悉悉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念孫案上文云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卽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宮門

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念孫案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爲長

繼

知葢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引之曰繼字義不可通

當是計字之譌計最一世言計謀爲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

諸侯皆令

諸侯皆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念孫案令當爲合字之誤也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

下苴

夫上狹而下苴今本狹譌作狹據尹注改國小而都大者弑念孫案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方心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念孫案方心、當爲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者相對爲文、尹注非、

一而伐之　文武具滿

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念孫案一而伐之、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尹注非、引之曰、文武具滿、滿當爲備、字之誤也、俗書滿字作滿、備字作僃、右邊相似、尹注非、

伐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念孫案百馬伐之伐當依宋本作代代迭也言以驥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彊最一伐伐亦當依宋本作代言彊爲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

制節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尹注曰制度合節故得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引之曰制讀爲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爲言卑詘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

折詘曲也詘曲折也折節者卑詘其節以事彊大之國下文曰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離彊者謂不肯附於彊大之國也尹注非

善攻

理世不在善攻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念孫案治世與善攻兩不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政是也治世不在善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令本政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爭刑

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念孫案刑與形同、形刑古多通用、不煩枚舉、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

問

行此道也

念孫案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也、尹連上文則眾不亂作一句讀、大謬、

來從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引之曰、外人、他國

之人也、從當爲徙、字形相似而誤、隸書徙字作𨑢、從字作𨑢、二形相似、他國之人、來從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此來從二字之證、

亂普而德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念孫案普當爲𣊫、普本作普、形與𣊫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爲𣊫、𣊫與替同、故注言替廢、

視其名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引之曰、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解聽其名曰、當聽其名之眞僞、解視其色曰、既知其名、又須視

其色之是非而不爲覩其名作解則無此三字明矣

遏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遏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

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

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

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

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

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

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

澤施四海、鼂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

令守法之官曰、行度必明、無失經常、舊本脫無字、今據尹注補、尹讀令守法之官日行爲句、注云、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關塞、又讀度必明爲句、無失經常爲句、注云、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念孫案尹注甚謬、曰、當爲曰、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曰爲句、上文問於邊吏曰云云、卽其證、行度

必明爲句行度、行法度也、無失經常爲句

泧

猶軸轉斛

桓公將東游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引之曰、猶讀爲欲、古字猶與欲通、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軸當爲由由轉二字相涉、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當爲轉鮒丁氏升衢曰孟子轉附褒字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並作轉鮒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鮒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誤爲斗我游猶由轉鮒南至琅邪

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也、

期而遠者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念孫案期而遠者、本作期之遠者、與上二句文同一例、羣書治要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機長歌行注、引此竝作期之遠者、孫說同、

乃能

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念孫案唯君子

乃能矣、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又誤在能字上、羣書治要北齊書並作唯君子爲能及矣、

不相告

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念孫案、不相告而知、衍相字

云下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引之曰、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即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運字古讀若云、故與云通、說見淮南兵略篇元遝下

澤其四經　澤命

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尹注曰：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念孫案：尹以澤爲流澤，四經爲詩書禮樂，皆非也。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舍釋澤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是釋與澤通也。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曰：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竝作舍。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呂氏春秋仲春篇釋作舍，是釋與舍通也。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形勢解澤作舍，是舍與澤通也。又見下。經，常也。四經猶言五常。四經即孝弟忠信，內不孝

弟外不忠信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卽鄭風羔裘之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嵲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陋矣

濟大水之有舟楫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念孫案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

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闌入此句則所荅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太平御覽治道部入所引無此七字

握路家

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尹注曰握持也持與路旁之家引之曰握當爲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字亦作潞秦策曰士民潞病於內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罷與疲同高注並曰潞羸也亦作路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

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俗本改作羸困之路。辯見前振罷露下。五輔篇。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卽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引之曰。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

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何以不能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問何自而來邪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為臣奴乎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奴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念

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黄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呂氏春秋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尹說大謬劉說近之然亦未釋爲字之義

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

東郭有狗嘊嘊當作啀玉篇啀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啀犬鬭字皆作啀無作嘊者集韻啀或作

唵則所見管子本已誤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尹注曰猳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卽國家也言易可終能亾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注內猳字宋本朱本作枷引之曰作枷者是也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爲枷字明甚注爲枷字作解則正文之本作枷可知若如今本作猳則注當訓爲牡豕猳卽猳之俗字猳牡豕也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入引此作猳蓋後人據誤本管子改之也但注讀旦暮欲齧我枷爲句則非尋繹文義當以旦暮欲齧我爲句枷字則屬下讀枷者迦字之假借說文迦迦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迦可令不得進也枷而不使者謂迦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

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洪云願下衍也字願得於君四字連讀念孫案尹注亦無也字下是字亦涉上是字而衍

地圖

苴草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尹注曰苴草謂其草洊茂能有所覆藏念孫案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

雅曰。蒩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曰苴草蓟也。草蓟卽草芥今本蓟譌作蒯辨見呂氏春秋逸周書大聚篇曰。陂溝道路。藂苴邱墳。靈樞經癰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辭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苴草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制分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勝者。所道制也。

而勝未必制也念孫案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

官治者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引之曰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當爲心字誤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

謂之矯　謂之勝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念孫案淮南俶眞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爲上之道故下文云爲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爲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綧制

衡后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念孫案綧讀若準字或作淳敦純並同耳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曰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

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䊷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䊷只並同。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賵用制幣元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荅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䊷。䊷八寸。四䊷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閭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

慶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念孫案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荐諸長老（今本荐譌作存辯見經義述聞）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慶（見漢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晏子春秋問篇薦善而不有其名今本薦字並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

不敢殺

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念孫案殺當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爲弑、又譌爲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

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亾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之、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引之曰、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

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兹是連讀失之

威罰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劉曰威罰之威當作賞注非

君臣下

是故明君二句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旣治、戰則勝、守則固、劉曰、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裹

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尹注曰、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引之曰、書傳無謂財貨爲裹者、裹當爲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廩、謂倉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稟、

異幸

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念孫案異幸、當依朱本作冀幸、

巧官

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引之曰、官當爲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攻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說見幼官篇、是其證、

騰至則北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念孫案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

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　敗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念孫案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舊本故上有則字、涉下句則字而衍、今刪、則百姓悅、尹讀故施舍優爲句、猶以濟亂爲句、注云、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念孫案尹說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即優游、荀子正論

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鄘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引之曰布當爲務蓋務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务與隸書布字作帋者相似帋見校官碑因譌爲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餧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卽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上其字可知

威黨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劉績曰、威當作爲、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爲朋黨於下、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氾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陷

有與又同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引之曰、陷字義不可通、陷、疑當作啗、字形相似而誤、上啗其主、謂啗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嚪說秦以伐齊之利、今本嚪說二字誤倒、辯見史記、嚪與啗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是也、尹注非、

環其私

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尹注曰、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邊身、故曰環其私也、念孫案尹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厶、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韓子人主篇曰、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環主、

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環與營同義故環繞即營繞環衛即營衛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也

上下不知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念孫案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寮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竝云壹皆也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

是故以人役上三句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曰、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同、注皆非、念孫案以力役明、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形刑古字通、

戒心

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念孫案戒當爲成、字之誤也、成成與誠通、禁藏篇賞罰莫若成必、成、即誠字、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

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民流通則迁之

故民迁則流之、民流通則迁之、尹注曰、人太迁曲不行、則流通之、人太流蕩、則迁屈之、引之曰、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蕩、則民流下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

威私

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劉曰、威乃戒字誤

無事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念孫案無、皆爲典、典、常也、

常事、即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隷書無字作無、典字或作典、漢益州太守高頤碑游心典籍、典字作典、二形相似、故典譌為無、尹注非、

明立寵設六句

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竝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劉曰、言庶子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竝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也、注皆非、念孫案明猶尊也、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本書牧民篇曰、明鬼神、祇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言庶子雖尊寵、不以代嫡子也、

管子弟五

高郵王念孫

小稱

來美名　來足　用金玉事主而來　所以來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念孫案來當爲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爲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爲求下文云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卽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

來字作來求字或作來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来。湯陰令張遷碑。紀其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来。皆與来字相似。唯首畫作曲形。自右而左。與来字不同。二形相似。故求譌爲來云。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呂刑。惟貨惟求。馬注云。求。有求請賕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来。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　尹注皆非。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今夫桀紂不然。羣書治要不然。上有則字。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念孫案羣書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

身、則身驕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可得料

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念孫案料、當爲斲、斤欘所以斲繩、故曰繩可得斲、隸書料字作粁、其右邊與斲相似、俗書斲字作斷、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斲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斲者、史記淮陰侯傳大王自料、新序善謀篇料作斲、是也、太平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斲、

入察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念孫案察當爲祭、祭、吉事也、喪、凶事也、二句相對爲文、

故臣且謁之

徵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引之曰、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喜宮

公喜宮而妒、引之曰、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妒而好內、是其證

脫十字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念孫案此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爲

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引之曰、爲、卽僞字也、兵法篇僞詐不敢擕、幼官篇作爲詐、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爲、卽僞字、與僖二十五年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

正同、定十二年傳、于偽不知、釋文偽作爲、史記封禪書果是偽書、漢書郊祀志作果爲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偽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爲、偽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務偽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務譌作矜、尹注非、洪說同、

憎廢之官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是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憎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苛病起兵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刀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念孫案苛病起下不當有兵

字尹曲爲之說非也羣書治要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素幭

桓公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尹注曰幭所以覆軨也念孫案尹以幭爲鞹鞃淺幭之幭非也幭謂帊幞也廣韻帊帊幞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帊普駕切今人言手帊是也方言曰襎裷謂之幭郭璞曰即帊幞也廣雅曰幭帊襎裷幞也說文曰幭蓋幭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幎以冒面而死事與此相類幎即幭字也帊幞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幭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軨也

十一日

歿十一日、蟲出於戶、洪云、十一當爲七、因字形而譌、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戒篇、公歿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說苑權謀篇、桓公歿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出如莒時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念孫案上二句、當依羣書治要作使公毋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於魯也、在於莒、與在於魯、對文、莒與魯下爲韻、今本出而在於、

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韻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太平御覽人部一百引此並作在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

四稱

以繡緣繡　曲薔　薔石　天薔

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劉績曰繡所力切念孫案劉音非也繡當為綃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綃正相對是繡為綃之譌也綃從肖聲繡從肅聲隸書肅字作肅肖字或作肖玉篇肖或作肖集韻綃俗作綃是肅為肖之變體也二形相似故肖譌為肅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果至

隱曲蓄以水齊、念孫案蓄亦當爲菑、曲菑、菑水之曲處也、菑水東流過臨菑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見水經注、故有曲菑之名、若後人之言曲江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謂塞三川也、小雅魚麗傳、上不隱塞、正義曰、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謂塞曲菑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蕃石也、念孫案蕃亦當爲菑、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之有菑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尹注曰刻石、刻其蕃石、菑石蕃石、皆菑石之譌也、又輕重丁篇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

文采者、舊本叔譌作收、辯見輕重丁、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舊本帛布譌作泉金、辯見輕重丁、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念孫案菑亦當為甾、甾即災字、史記秦始皇紀、甾害絕息、今本甾作菑、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婁機班馬字類、引此竝作甾、漢冀州從事郭君碑、降此州、甾字亦作甾、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服之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引之曰、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為死、范睢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義與此相近、死本作𣦵、

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馬服於衡下今本服譌作外尹注非）

亾己

督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斷亾己念孫案亾當為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正今本正誤作亾）言但賓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唯趣人詔

不彌人爭唯趣人詔念孫案趣讀為促詔當為訟字之誤也訟詔草書相似不彌人爭唯趣人訟意正相承且訟與從為韻（訟字古讀平聲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與墉從為韻管子問篇則人不易訟與功宗為韻堯典嚚

訟可乎訟馬本作庸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訟一作公若作詔則失其韻矣尹注非

乘等

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尹注曰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竝念孫案尹以乘爲同乘則乘等二字義不相屬今案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乘辯見淮南乘爲匹耦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爲乘

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騈乘等與黨騈其義一也

侈靡

一踦腓一踦屨

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引之曰腓讀爲屝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腨也方言屝麤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屝字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是屝爲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劉氏端臨曰共當爲宮非

封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曰菲草屨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屝雜屝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屝屨也一踦屝一踦屨謂足著一隻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屝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屨屨即屨也

滿稽

今周公斵指滿稽斵首滿稽斵足滿稽引之曰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斵指斵首斵足之罪人名滿於計簿

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

兩而字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引之曰。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即而也。賤粟米如敬珠玉。好禮樂如賤事業。謂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不得其解。乃云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

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失其指矣然所見本猶未有而字也後人或於尹注又加而字以足之謬甚

陰之陰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念孫案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

之陰尹注非

牧之　牧貧病　牧漁

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念孫案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謂強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而誤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爲收謂收漁民財以自富也

夏之靜雲　乃及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孫云夏之靜雲當作夏雲之靜與上文秋雲之遠相對念孫案此當作藹然若

夏雲及人之體九字作一句讀言君子敎澤及人譪然若夏雲之爲雨而及人之體莫不沾濡也今本作若夏之靜雲之靜二字涉下文若譪之靜而衍據尹注但言夏雲之起油然含潤而不言其靜則本無之靜二字明矣其乃字則及字之誤而衍者耳

好任　仕任

君親自好事强以立斷仁以好任引之曰仁以好任當作仁以好仕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箋作仕察也曲禮前有士師注曰士或爲仕漢郎中馬江碑士䘮儀此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嗇夫魚師衛士士皆作仕承上士可戚而言且仕與事爲韻尹注非又白心篇滿

盛之國不可以仕任任郎仕字之誤而衍者說見白心

遮

六畜遮育五穀遮熟洪云遮庶古字通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庶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

君長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念孫案此當作吾君長來獵虎豹之皮尹注云君好虎豹皮故來獵是其證其下君長二字則因上而衍

用其臣　父繫而伏之　禮我

用其臣者子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

之子虛爵以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褋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而譽之念孫案用其臣者四字統下入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爲句非也叉繫而伏之叉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譌篆文叉又相似又者承上之詞尹注非引之曰有褋禮我而居之有讀爲又亦承上之詞禮我當爲禮義今脫其上半耳尹注非

故法

故法而守常念孫案此當作法故而守常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

變其美

變其美者應其時念孫案此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爲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即其證今本之作其者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天下 所當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之所戴舊本人下有天字涉上文天下而衍今據尹注刪念孫案天下之所宥當作天之所宥天與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宥讀爲自天祐之之祐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爲富字之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大雅瞻卬篇何

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富與宥戴爲韻、富古讀若背、宥古讀若異、並見唐韻正、

大有臣

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念孫案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

仕異國之人

毋仕異國之人、引之曰、仕當爲任、字之誤也、尹注同、上文疎貴戚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毋仕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器凶

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洪云，嚚疑喪字之譌，喪，蘇浪反，俗作喪，念孫案尋尹注，亦似作喪字解，

言人之無患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念孫案，言當爲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害，言字或作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對爲文，尹注非

是故之時 可以行令也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尹注曰，管氏云，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

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引之曰據注則正文故字乃古字之譌但注讀可以行今也爲句而解爲亦可行求於今則非也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故不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念孫案故當爲胡尹注非

不令

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洪云、令當作含、劉逵蜀都賦注引此作含、尹注非、

彊能不服

不欲彊能不服、智而不牧、引之曰、能、亦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衛風芄蘭篇、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也、荀子解蔽篇、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同、詳見釋詞、彊能不服、言彊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彊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

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任法篇、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下文五能字皆作而、晏子春秋外篇、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敎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以能而互用、且服與牧爲韻、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亟

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念孫案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爲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爲政而人君日退其亂之極、則谿

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

心術上

充益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念孫案充益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韻道字合韻讀若時下文上離其道與率爲韻白心篇天之道也與始己爲韻正篇臣德咸道與紀理止子爲韻恒象傳久于其道也與己始爲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道字多如此讀不可枚舉此以盈聲爲韻此篇中多用韻之文

智乎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念孫案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正人無求之、虛無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念孫案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尹注非、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藏也、故去知、則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奚下衍率字、辯見後、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

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沖詠史詩注、引此並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直人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念孫案直人當爲眞人、說見下解

不言　不與萬物異理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念孫案不言下脫之言一

字、不與萬物異理、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並見下解中、尹注非、

不怵乎好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念孫案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訹通、說文曰、訹、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好利惡死而言、故下

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念孫案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

故曰　奚率求

尹注、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

鳧飛、念孫案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鳧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故下亦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求無無藏則奚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位𧺆、

無形、則無所位𧺆、尹注曰、𧺆、逆也、而不解位字、引之曰、位𧺆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下同、低𧺆卽抵牾也、說文、牾逆也、漢書司馬遷傳、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牾梧迕𧺆並字異而義同、凡物之有所

抵牾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牾故下文曰無所低趆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氐首仰給焉晉灼曰氐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字作低（干祿字書曰氐氐上通下正諸從氐者竝準此）形與位相似因譌而爲位矣

間之理者

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尹注曰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引之曰之理二字因

注而行閒者上又脫無字無閒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閒者謂德卽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閒也尹所見本已脫無字故以爲可閒豈有上言無閒而下又言可閒者乎失之矣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宐

義者謂各處其宐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宐者也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

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殆不可通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念孫案此釋上文眞人之言不義不顧也上文眞人譌作直人莫人當爲眞人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朝鮮傳嘗略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非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

其皆眞人之譌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脫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宜卽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婦義事也、及國語比義下、言事至而後應之、不先爲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眞爲眞之譌、又不知不宜卽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強爲之說矣、

務其應所以成之

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引之曰、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合蓋令之譌、則所務自

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爲韻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韻

不得過實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念孫案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心術下

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念孫案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

不傳連讀大謬

可知於顏色　利於形容

全心在中舊本全譌作金劉曰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據改尹曲爲之說非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念孫案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知下當有於字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曰知猶見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色摯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加之

也、又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齊策、齊王知於顏色、今本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

以為原　表裏遂通　被服四固　一言解之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念孫案以為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為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即承此句言之、劉以為缺泉字、是也、表裏（遂通、通當為達、達與竭為韻、內業篇亦誤作通、）被服四固、當

爲被及四圉、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爲服、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圉與固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圉、卽圄字也、說文、囹圉、所以拘罪人、今經傳皆作囹圄、左氏春秋定四年、衛孔圉、公羊作孔圄、淮南人閒篇、使馬圉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圉作圄、孫炎注爾雅曰、圉、國之四垂也、此言被及四圉、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圉者、變文協韻耳、一言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爲韻、尹注皆非、

管子弟六